



历史卷

LISHI JUAN

ISBN 978-7-210-05014-8



9 787210 050148 >

定价：29.00元

读精品 品经典



历史卷

LISHI JUAN

陈晓鸣 万振凡

选 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精品 品经典·历史卷 / 陈晓鸣, 万振凡选编.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1.12

(读精品 品经典/刘上洋主编, 陈东有副主编)

ISBN 978-7-210-05014-8

I. ①读… II. ①陈… ②万… III. ①历史—推荐书目—世界

IV. ①Z8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7416 号

读精品 品经典·历史卷

陈晓鸣 万振凡 选编

常务编辑: 游道勤 余晖

责任编辑: 陈才艳

装帧设计: 同异文化传媒

出版: 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邮编: 330006)

网址: www.jxp-ph.com

E-mail: jxp-ph@tom.com web@jxp-ph.com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75

字数: 200 千字

ISBN 978-7-210-05014-8

赣版权登字—01—2011—307

定价: 29.00 元

承印厂: 南昌市印刷九厂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人生成长之梯、政党巩固之基、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党历来重视和善于学习。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是党中央从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出发,进一步动员全党加强学习、开拓奋进的重大举措。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对建设学习型政党又提出了新的希望和要求,强调“全体党员、干部都要把学习作为一种精神追求”,“真正做到学以立德、学以增智、学以创业”。一个党员只有不断地通过读书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理论知识,汲取人类源源不尽的智慧精华,才能提升自身的素质与修养,才能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才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辟事业发展的新境界。

知识永无止境,书籍浩如烟海。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通过读书学习获取最大的收获,就要在读书学习时做到有所选择、有所取舍。只有选取那些划时代的经典著作,特别是那些能够激活感性、启发知性、锤炼理性的经典名篇进行重点阅读,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大浪淘沙,真金自见。经过历史检验而巍然存世的经典名篇是古今中外的文化精华,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这些传世之作历久弥新,蕴涵着大量的治政理念、法治精神、哲学思考、经济思想、

文学精髓、历史规律、科技知识和艺术感悟等,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源泉。阅读这些经典名篇,既能使我们博采众长,不断增加知识储备,又能使我们产生思想上的共振共鸣,得到精神上的愉悦享受。

为此,省委宣传部组织编辑出版了这套党员干部阅读系列丛书。该套丛书共分为政治卷、哲学卷、经济卷、历史卷、法律卷、文学卷、科技卷、艺术卷8卷,从古今中外浩繁的书籍中遴选了部分具有启迪、普及意义的经典名篇,以满足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对高品位、高质量、多学科经典著作的阅读需要。同时,也借此在全社会大兴读书学习之风,推动各级党组织形成爱读书、乐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风气,促进全省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活动广泛深入开展,使广大党员干部更好地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实现江西科学发展、进位赶超、绿色崛起贡献智慧和力量。

2011年10月13日

目录

一、世界历史之演进

马克思 工人阶级的政府:巴黎公社	1
(节选自《法兰西内战》)	
马克思 传统与革命	4
(节选自《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恩格斯 家庭的起源	7
(节选自《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吉本 基督教成长的原因	10
(节选自《罗马帝国衰亡史》)	
乔治·格罗特 伯里克利司法制度改革	13
(节选自《希腊史》)	
米涅 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及意义	16
(节选自《法国革命史》)	
摩尔根 人类起源的统一性	19
(节选自《古代社会》)	
布克哈特 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兴起与衰落	22
(节选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福泽谕吉 日本文明的来源	25
(节选自《文明论概略》)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西方文明的没落	28
(节选自《西方的没落》)	
汤因比 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的区别	31
(节选自《历史研究》)	
尼赫鲁 印度的文化传统	34
(节选自《印度的发现》)	
潘克拉托娃 15 世纪末俄罗斯国的社会制度	37
(节选自《苏联通史》第三卷)	
维克多·李·伯克 不同文明的冲突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40
(节选自《文明的冲突:战争与欧洲国家体制的形成》)	
格里高利·克拉克 东西方经济发展大分流的主要原因	43
(节选自《应该读点经济史:一部世界经济简史》)	
费尔南·布罗代尔 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	46
(节选自《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霍布斯鲍姆 20 世纪的第三世界革命	49
(节选自《极端的年代(1914—1991)》)	
塞缪尔·亨廷顿 一个多极和多元文化的世界	52
(节选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黄安年 近代美国历史发展的特点	55
(节选自《美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特点》)	
扩展阅读	58

二、中国古代史论

孙武 战略决策成功之本	59
(节选自《孙子兵法·始计篇》)	
孙武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61

(节选自《孙子兵法·作战》)	
左丘明 曹刿论战	63
(节选自《左传·庄公十年》)	
左丘明 卧薪尝胆	65
(节选自《国语·越语·勾践灭吴》)	
吕不韦 执政为民 国事万兴	68
(节选自《吕氏春秋·顺民》)	
吕不韦 赏罚分明	69
(节选自《吕氏春秋·当赏》)	
黄石公 人贤政兴	71
(节选自《三略·下略》)	
韩非 安危之道	74
(节选自《韩非子·安危》)	
贾谊 《治安策》(节选)	76
司马迁 传说中的“英雄时代”	79
(节选自《史记·五帝本纪》)	
司马迁 鸿门宴	81
(节选自《史记·项羽本纪》)	
刘向 贤兴邦 佞毁国	84
(节选自《说苑·尊贤》)	
戴圣 大同与小康	86
(节选自《礼记·礼运》)	
王符 选贤任官 治国兴邦	88
(节选自《潜夫论·实贡》)	
陈寿 隆中对	90
(节选自《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吴兢 为政之道	92
(节选自《贞观政要》之《君道》和《政体》)	
欧阳修 伶官传序	95

(节选自《新五代史·伶官传》)	
王安石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97
张廷玉 况钟兴利除弊端	100
(节选自《明史·况钟传》)	
郑观应 开眼看世界	102
(节选自《盛世危言》)	
梁启超 《变法通议》自序	105
(选自《变法通议》)	
扩展阅读	107

三、中国近现代历史之大势

毛泽东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社会	109
(节选自《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 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	113
(节选自《论持久战》)	
埃德加·斯诺 大渡河上的英雄	116
(节选自《西行漫记》)	
费正清 清朝中期以前的中国外交策略	119
(节选自《剑桥中国晚清史》)	
施坚雅 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体系及结构	122
(节选自《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黄宗智 近代华北平原的小农经济	125
(节选自《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杜赞奇 乡村社会中的权力文化网络	128
(节选自《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康有为 改良派的富民六法	131
(节选自《公车上书》)	
邹容 中国要救国不可不革命	134

(节选自《革命军》)	
孙中山 国民“心理建设”刻不容缓	137
(节选自《建国方略》)	
吴虞 家族制度是专制主义之基础	140
(节选自《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	
李大钊 中共早期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观	143
(节选自《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郭沫若 甲申三百年祭(节选)	146
梁漱溟 中国社会的结构特点	149
(节选自《乡村建设理论》)	
薄一波 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	152
(节选自《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费孝通 中国乡土社会中的礼治	155
(节选自《乡土中国》)	
费孝通 近代江南地区农民的经济生活	158
(节选自《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	
胡绳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161
(节选自《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孙隆基 中国文化的“超稳定体系”	164
(节选自《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扩展阅读	167

附录：中国古代思想家论修身治家

老子 道德经(节选)	169
墨翟 兼相爱 交相利	171
(节选自《墨子·兼爱》)	
孟轲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	173
(节选自《孟子·尽心上》)	

孟轲 鱼我所欲也	174
(节选自《孟子·告子上》)	
荀况 学无止境	176
(节选自《荀子·劝学篇》)	
荀况 修身养性	179
(节选自《荀子·修身篇》)	
荀况 为官修养	182
(节选自《荀子·臣道篇》)	
吕不韦 立信树威	185
(节选自《吕氏春秋·慎势》)	
韩非 观察行为的方法	186
(节选自《韩非子·观行》)	
司马迁 报任安书(节选)	187
刘向 行六正则荣 犯六邪则辱	191
(节选自《说苑·臣术》)	
戴圣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193
(节选自《礼记·大学》)	
王肃 入仕为官	195
(选自《孔子家语·入官》)	
王肃 修身的目标	197
(选自《孔子家语·三恕》)	
司马光 训俭示康	200
(选自《司马文正公集》)	
朱熹 白鹿洞书院学规	202
文天祥 正气歌	204
张之洞 张之洞诫子书	206
(节选自《张之洞家书》)	
扩展阅读	208
后 记	209



世界历史之演进

马克思

工人阶级的政府：巴黎公社

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个最大的开支项目，即常备军和国家官吏。公社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君主制已不存在。君主制是，至少在欧洲是阶级统治的应有的赘瘤和不可或缺的外衣。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但是，无论廉价政府或“真正共和国”，都不是它的终极目标，而只是它的伴生物。

人们对公社有多种多样的解释，多种多样的人把公社看成自己利益的代表者，这证明公社完全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都具有非常突出的压迫性。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制就没有实现的可能，就是欺人之谈。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和他们永久不变的社会奴隶地位并存。所以，公社要成为铲除阶级赖以存在、因而也是阶级统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工具。劳动一解放，每个人都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某一阶级的属性了。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法令去推行什么现

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工人阶级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满怀完成这种使命的英勇决心,所以他们能够笑对那些摇笔杆子的文明人中之文明人的粗野谩骂,笑对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空谈家的训诫,这些资产阶级空谈家总是滔滔不绝地宣讲他们那一套无知的陈词滥调和顽固的宗派主义谬论。

公社对农民说,“公社的胜利是他们的唯一希望”,这是完全正确的。公社在最初发表的一项公告里就已经宣布,战争的费用要让真正的战争发动者来偿付。公社能使农民免除血税,能给他们一个廉价政府,能把现今吸吮着他们鲜血的公证人、律师、法警和其他法庭吸血鬼,换成由他们自己选出并对他们负责的领工资的公社勤务员。公社能使他们免除乡警、宪兵和省长的残暴压迫,能用启发他们智慧的学校教师去代替麻痹他们头脑的教士。而法国农民首先是善于算账的人。他们会发现,付给教士的钱不由税吏们强制征收,而只由各教区的居民依其宗教情感自愿捐赠,那是合情合理的。这些都是公社的统治——也只有这统治——使法国农民马上就能得到的巨大好处。

可见,公社是法国社会的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因而也就是真正的国民政府;而另一方面,它作为工人的政府,作为劳动解放的勇敢斗士,同时又具有十足国际的性质。普鲁士军队使法国的两个省归属于德国,而就在这支军队的眼前,公社使全世界的工人都归属于法国。

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和工作。它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只能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这类措施是:不准让面包行业的帮工做夜工;用严惩的办法禁止雇主们以各种借口对工人罚款以减低工资——雇主们在这样做的时候集立法者、审判官和执行吏于一身,而且以罚款中饱私囊。另一个此类的措施是把一切已关闭的作坊或工厂——不论是资本家逃跑了还是自动停了工——都交给工人协作社,同时给企业主保留获得补偿的权利。

公社的那些引人注目的明智而温和的财政措施,只能是与围城状态相适应

的措施。鉴于各大金融公司和承包商们在欧斯曼庇护下掠夺了巴黎大量钱财，公社要是没收他们的财产，其理由要比路易·波拿巴没收奥尔良家族的财产充足万倍。霍亨索伦家族和英国的政治寡头们的财产中有很很大一部分是靠掠夺教会得来的，而公社才仅仅从没收教会财产上得到 8000 法郎，他们就对此大为愤慨，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公社简直是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第二帝国的那个花花世界般的巴黎消失得无影无踪。法国的京城不再是不列颠的大地主、爱尔兰的在外地主、美利坚的前奴隶主和暴发户、俄罗斯的前农奴主和瓦拉几亚的封建贵族麋集的场所了。尸体认领处里不再有尸体了，夜间破门入盗事件不发生了，抢劫也几乎绝迹了。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扼杀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

（节选自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出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

|| 编选说明 ||

《法兰西内战》精辟地分析了巴黎公社的发展过程和历史意义，概括了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在所选文字中，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体现了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巴黎公社“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从而用巴黎公社的新经验进一步论证和丰富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首先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马克思

传统与革命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例如,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的服装,1789—1814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拙劣地时而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

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出它们中间的显著差别。旧的法国革命时的英雄卡米尔·德穆兰、丹东、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拿破仑,同旧的法国革命时的党派和人民群众一样,都穿着罗马的服装,讲着罗马的语言来实现当代的任务,即解除桎梏和建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前几个人粉碎了封建制度的基础,割去了长在这个基础上的封建头脑;另一个人在法国内部创造了一些条件,从而才保证有可能发展自由竞争,经营分成小块的地产,利用解除了桎梏的国内的工业生产力,而他在法国境外则到处根据需要清除各种封建的形式,为的是要给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在欧洲大陆上创造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适当环境。但是,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复活的罗马古董——所有这些布鲁士们、格拉古们、普卜利科拉们、护民官们、元老们以及恺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见了。

资产阶级社会完全埋头于财富的创造与和平竞争,竟忘记了古罗马的幽灵曾经守护过它的摇篮。但是,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需要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间战斗的。在罗马共和国的高度严格的传统中,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们找到了理想和艺术的形式,找到了他们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自我欺骗。例如,在100年前,在另一发展阶段上,克伦威尔和英国人民为了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借用过旧约全书中的语言、热情和幻想,当真正的目的已经达到,当英国社会的资产阶级改造已经实现时,洛克就排挤了哈巴谷。

由此可见,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

在1848—1851年间,只有旧革命的幽灵在游荡,从改穿了老巴伊的服装的戴黄手套的共和党人马拉斯特起,直到用拿破仑的死人铁面型把自己的鄙陋可厌的面貌掩盖起来的冒险家止。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亡的时代;而为了不致对倒退产生错觉,于是就使那些早已成为古董的旧的日期、旧的纪年、旧的名称、旧的敕令以及好像早已腐朽的旧宪兵复活起来。

法国人在从事革命的时候总不能摆脱对拿破仑的追念,12月10日的选举就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害怕革命的危险,他们曾经退回去追求埃及的肉锅,1851年12月2日事件便是对于这一点的回答。他们所得到的不只是一幅老拿破仑的漫画,他们得到的是漫画化的老拿破仑本身,是在19世纪中叶所应当出现的老拿破仑。

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19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

二月革命对于旧社会是一个突然袭击,是一个意外事件,而人民则把这个突

然的打击宣布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壮举,认为它开辟了一个新纪元。12月2日,二月革命被一个狡猾的赌徒的骗术所葬送,结果,被消灭的不再是君主制度本身,而是一个世纪以来的斗争从君主制度方面夺取来的自由主义的让步。结果,不是社会本身获得了新的内容,而只是国家回到了最古的形态,回到了宝剑和袈裟的极端原始的统治。

(节选自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编选说明

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被恩格斯称为“一部天才的著作”。在此书中,马克思运用了唯物史观,精准地分析了路易·波拿巴的独裁的图谋;分析了法国农民、工人、资产阶级民主派、共和派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及其背后的玄机;入木三分地分析了当时法国的“活”的历史。马克思指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无法摆脱,但传统对革命有强大的制约作用,革命需要利用传统,但又必须突破传统。马克思对传统与革命关系的这一论述,对我们正确理解当时的法国历史以及各国革命史提供了科学的视角。